

北—京—文—化—研—究—丛—书

陈镭 著

文化资本 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

Cultural Capital
and Beijing Creative Industries

非外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Cultural Capital
and Beijing Creative Industries

文化资本
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

陈锺 著

北京文化研究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资本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 / 陈镭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0

(北京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201 - 3512 - 2

I. ①文… II. ①陈… III. ①文化产业 - 产业发展 -
研究 - 北京 IV. ①G1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0872 号

北京文化研究丛书

文化资本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

著 者 / 陈 镭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袁卫华

责任编辑 / 袁卫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12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86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512 - 2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章 文化资本	006
一 资本与文化	006
二 国外文化资本理论	013
三 国内文化资本理论	029
四 文化资本的性质和再生产	041
第二章 文化创意产业概述	047
一 文化创意产业兴起	047
二 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特征	050
三 文化创意产业的组织运行	054
四 国外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述评	060
第三章 文化资本与文化创意产业	068
一 文化资本与文化生产	069
二 文化资本与创意阶层	078
三 文化资本与创意企业	083

四 文化资本与创意城市	087
第四章 文化资本与文化体制改革	093
一 中国文化体制机制的主要特点	093
二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演变	102
三 北京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现状	113
四 北京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演变	120
第五章 北京的文化资本储备	123
一 城市文化的“资本化”	123
二 物质形式的文化资本	125
三 精神形式的文化资本	137
四 制度保证的文化资本	146
第六章 北京利用文化资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案例	156
一 旗舰项目：北京奥运会	157
二 历史街区：南锣鼓巷	163
三 工业遗存：798 艺术区	167
四 科技融合：水晶石公司	172
五 体制改革：朝阳文化馆	176
第七章 北京利用文化资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问题与不足 ...	181
一 物质形式的文化资本：局部开发过度，整体利用不足 ...	181
二 精神形式的文化资本：保护利用不够，内容创新不足 ...	187
三 制度保证的文化资本：文化品牌大而不强	190
四 文化资本利用的主体：创意阶层面临困境	193

第八章 北京利用文化资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路径探讨	197
一 科学规划管理, 提高产业化效率	199
二 拓宽社会力量参与的领域和渠道	202
三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激励机制	205
四 文化资本利用的品牌化、国际化	206
五 培育创意阶层, 凸显智慧价值	209
参考文献	212
致 谢	223

一 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兴起的大背景下，开始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项重要发展战略。1994 年，澳大利亚推出建立“创意之国”的文化政策，英国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创意产业概念、政策也纷纷出炉，文化创意产业在发达国家的城市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研究随之在全球范围勃兴。发达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各有侧重，但大多强调了“创新”“创意”“知识产权”的重要地位。由于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在西方国家开展得较早，半个多世纪的理论实践已经为继起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做了很好的铺垫，使其拥有丰富的理论资源和跨学科综合的特征，也与本国产业实践有很好的互动。

国内的文化产业研究在进入 21 世纪后迅速兴起，特别是从国家“十一五”规划实施以来，取得了长足进步。理论界对文化产业的概念范畴、基础理论、行为主体、产业结构、发展现状等主要方面进行了研究，涉及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度、融资环境、品牌培育、集聚区、产业链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问题，为研究更高形态的

文化创意产业做出了铺垫。目前，对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已积累不少成果，奠定了本领域的研究基础，但是“时文”性质的动态研究、局部研究和评论文章较多，研究著作偏少，因此从“文化资本”这个新的理论维度进行系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从实践角度看，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据北京市发改委公布的数据，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十一五”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重要支柱产业，GDP占比为12.3%，2016年达到14.3%，预计2020年将达到15%左右。文化创意产业是北京经济的新增长点，近年来保持较高的年增长速度。2017年前11个月，北京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实现收入1.36万亿元，同比增长9.4%，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当下，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步入新的历史阶段，被寄予更高的期待，需要以新的理论视角进行专项研究。

二 研究框架和方法

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实际上是体现了某种权力关系的生产要素，可以是各种物质资源（资金、厂房、设备、原材料），也可以是精神方面的资源（知识、技能、文化等），这种权力关系确保了人类在满足个人消费之外积累起来的劳动能够重新投入生产，带来物质财富或其他方面的效用。文化资本作为资本形式的一种，并不是广义上的文化，而是具备资本意义、能够给拥有者带来收益的一种人类精神积淀物。这种脑力和体力劳动积累的产物既有资本的性质，又有自身的特性，可以整合总结为符号性、价值性、增殖性、流动性四个方面。

文化创意产业受到文化资本影响，有着与其他产业不尽相同的运行规律。《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2008）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是“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

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以文化资本视角来看，其中的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是精神形式、物质形式的文化资本，知识产权是受到法律制度保护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甚至可以说构成了文化创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越来越为发达国家城市规划所重视，“文化资本”被视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和文化创意产业增效的重要手段。北京的文化产业发展向文化创意产业转型，进而实现创意产业升级的关键就在于：超越文化被直接生产的简单工业化阶段和制作模式，充分利用首都丰富的文化资本储备，将其转变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本书辨析了资本的不同类别和文化资本的概念，吸收借鉴布尔迪厄、古尔德纳以来国内外的文化资本理论成果，分析文化资本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诸形态的文化资本如何发挥其作用；梳理北京市各类文化资本的储备情况和利用文化资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研究文化资本如何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框架内实现创造性利用。最后，分析了当前北京利用文化资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进一步利用文化资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路径。

基本思路：“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又译皮埃尔·布迪厄）使用的理论术语。布尔迪厄主要用它来指示那些对个人或群体而言，表现为知识或思想形式的财富。这一类型的财富支持着身份和权力的合法性，使其拥有者获得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收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扩展了经典的、马克思的经济资本概念。布尔迪厄还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主体化、个体化的形态，表现为精神性质的性情、倾向、惯习；二是客体化形态，体现

在具体的文化物品之中；三是制度化形态，它介于精神形式和物化形式之间。例如教育体系授予个人学位和专业证书，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受制度保证的文化资本比较容易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资本。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多用于研究个体和社会阶层，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可以推及城市发展层面。这是因为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定的、独有的文化资源，在这些资源基础上形成了城市文化特色和文化个性。北京作为文化古都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有着多层面、多结构、多主题的物质形态文化资源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都可以上升为文化创意产业所需的文化资本，通过创造性、创新性的劳动转变为文化创意，创造出有特色的文化产品，提供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服务。

基本研究方法有如下几种。其一，进行概念辨析、基础理论的探讨。其二，进行实证研究和前瞻性研究。对北京文化资本的储备进行梳理，分析利用文化资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探讨其提升路径。其三，跨学科综合。吸收文化产业研究之外的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如社会学、文化研究理论、文艺理论等。目前，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了单一学术背景，而更深入的研究需要实现跨学科综合。其四，比较研究，吸收西方国家及其他世界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巴黎、伦敦、东京等著名文化中心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占地方经济的比重都相当高，在有的城市甚至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也体现了所在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主导权。这些国际著名的“创意之城”有效利用其文化资本的经验，将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发展思路。

本书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 (1) 文化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 (2) 文化创意产业概述及相关理论述评。

- (3) 文化资本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分析。
- (4) 文化资本与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 (5) 北京的文化资本储备情况梳理。
- (6) 总结北京利用文化资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
- (7) 分析北京利用文化资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问题与不足。
- (8) 探讨北京利用文化资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路径。

本书的重点在于对文化资本概念及其理论的考辨，对北京文化资本利用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提炼，并探讨提升路径。本书的难点在于文化资本的来源、类型复杂，文化创意产业的门类、领域众多，涉及不同的商业业态，也有多种业态之间的渗透组合，这给调研带来了难度。调研对象具有多样性、特殊性，需要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需要跨界思维。有些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管理尚不规范、配套服务不够健全，呈现出的面貌较为复杂，为分析判断带来一定的困难。

本书的创新点在于，对文化资本概念及其理论进行深入考辨；从“文化资本”维度对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进行重新审视，对北京的文化资本储备进行梳理；从北京的城市发展定位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探寻利用文化资本发展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具体途径，把实证性与理论性、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具体性与前瞻性相结合。

| 第一章 |

文化资本

本章梳理文化资本理论的基本观点，为“文化资本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课题提供理论准备。“文化资本”是用来描述文化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地位作用的一个理想术语，近年来在理论界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开始进入大众传媒领域。本章从资本的一般概念入手，首先探讨原属于经济学范畴的资本概念如何扩展到文化领域，文化在何种意义上具备资本的功能；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分析文化资本的性质、积累和再生产过程，阐明本研究使用文化资本概念时的理论逻辑。

一 资本与文化

1. 资本的一般概念

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实际上是体现了某种权力关系的生产要素，可以是各种物质资源（资金、厂房、设备、原材料），也可以是精神方面的资源（知识、技能、文化等），这种权力关系确保了人类在满足个人消费之外积累起来的劳动，能够重新投入生产，带来物质财富或其他方面的效用。资本有一种自我复制的倾向，“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获取生产利润的能

力，也是以这些形式进行再生产的潜在的能力”^①。在早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资本主要是指经济生活中产生价值的物质形式的生产要素，比如投入生产的厂房、机器、运输设施等，马克思把资本的本质界定为生产关系，也较少考虑文化因素，这一局面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经验的积累逐渐转变。

经济学上的资本概念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又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作为历史节点。“资本”（capital）最初起源于拉丁文 caput，含义是“头”或“首要的”，约在14世纪进入英语，相近的拉丁词 capatle 既是“财产”又是“家畜”的意思：

“资本”这个词开始同时具有两个含义——表示资产（家畜）的物质存在和它们创造剩余价值的潜能。“资本”一词的两种用法从牲口棚到经济学创立者的书桌只有一步之遥，“资本”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国家中能够引发剩余价值的生产、提高生产力的那部分资产。^②

17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考察了与生产有关的各种要素，包括货币、土地、劳动时间等是否能产生财富。资本最初被重商主义者等同于货币，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等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又把对资本的研究从流通领域扩展到了生产全过程，每一轮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肥料、工资以及作长期投入的耕畜、农具、仓库、房屋等，都被看作资本。此后工业革命兴起，18世纪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为代表

① 布尔迪厄：《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5页。

② 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晓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31、32页。

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较为成熟的资本理论，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亚当·斯密研究了农矿渔业、工业制造业、批发商业和零售业四个类别的生产资本，注意到资本背后的生产关系，“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和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与货物、劳动或其他货物交换的完全制造品的价格，除了足够支付原材料代价和劳动工资外，还须剩有一部分，给予企业家，作为他把资本投在这企业而得的利润”^①。亚当·斯密承认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商品的价值量由包含其中的劳动量来决定，但他的理论又埋藏了“生产要素价值论”的因子，认为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必须一部分支付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用来回报并超出后者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资本，否则他们便不会有雇佣工人进行投资的兴趣。后期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等人进一步强调了资本包含的生产关系，琼斯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也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但他没有停留在把资本定义为获得利润的生产资料，而是做了多方面的界定：①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即所谓增殖性，价值则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②资本本质上“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厂房、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充当了资本家的剥削工具，“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②，因此资本也是一个历史范畴。③资本是一种循环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4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21页。

的运动。《资本论》第二卷“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揭示出，资本不断进行着“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形变，从而生产出并实现剩余价值。

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没有坚持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他们把土地、资本、人力、劳动并列为生产的四大要素。比马克思稍早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ean - Baptiste Say）在1803年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首次确立资本的合法地位，资本被看成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从而奠定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古典时期结束之后，理论界出现了形形色色更为细化的资本理论，在20世纪形成新古典综合理论、新剑桥派与新奥地利派等学说。^①

西方许多进行社会批判的左派知识分子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关注主流经济学家忽视或排除在论域之外的权力、阶级冲突等问题，他们的研究方式比主流经济学家更注重社会整体状况和研究对象的历史变迁，强烈关注正义、公平等问题。

今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的商品生产空前繁荣，资本背后是多元的利益主体，未必能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画等号。1997年，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无论经济学家如何讨论资本衡量问题上的两种价值论，经济生活中实际的分配方式都是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产物，资本收益得到了保证，

① 参见张凤林《西方资本理论的发展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第61~74页。

而经济学中资本概念外延的扩大，正是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认识不断推进的结果。

2. 资本的分类

经济学家一般把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三大类，只有少数经济学家会系统考察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现代社会学理论引入文化资本概念之后，常常把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并列。以上两种划分取决于他们各自研究的角度和范围。不同学科背景的当代研究者还提出过“符号资本”“国家资本”“宗教资本”“道德资本”等更为细化的类别，这里仅就几个主要类别做出辨析。

经济资本在社会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是指那些可以直接转变为经济利益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是经济资本的一种，但真正得到重视并形成系统理论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之后。此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所谓“福特主义”，即一种以大规模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表现为生产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形成的流水线作业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形式，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被扼制，只掌握相对简单的知识技能，投资则主要用于购买大型专业设备，通过加速资金周转来提高利润率。20 世纪 60 年代，福特主义模式渐渐耗尽其潜能，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微电子技术等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出现，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关系、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劳资关系都发生相应的变化，理论界也越来越重视人的知识、技能所表示的资本。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在《人力资本》（1964）中把人力资本定义为与个体相关的知识、技能甚至身体健康，对人力的投资包括提高劳动者素质所需的教育、培训、保健费用，以及他们没有进行生产、选择学习所耗费的“机会成本”。今天人们使用的人力资本概念与贝克尔的定义基本相同。

社会资本不太容易量化和评估具体效用，其含义却比较容易理解。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某种稳定、持久的社会网络所集体拥有的资本可能会对其成员提供帮助。例如中西方传统社会的家族、宗族就会给其内部成员带来发展所需的资源。而现代社会的这种利益网络，不但部分延续了血缘、亲缘关系缔结的方式，还通过各种规范、信任、权威、行动上达成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来缔结。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社会资本的形成都依赖于一种长期持续的交往活动，不断强化个体对该社会网络的认同感，这种社会交往活动在最初可能并不是有利可图的，如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队友关系等等。相反，很多时候越是从一种非功利条件下产生的社会资本似乎越强大。对这一社会网络整体而言，它实际上在不断地复制出自己的成员，相对固定的体制已经预设了成员间的相互认同。

文化资本理论同样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兴起的，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向成熟，在 90 年代产生广泛影响，社会学家比经济学家更喜欢在研究中使用这一概念。文化资本有时候会跟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混淆、混用，因为人力资本也涉及了精神性的人身资本，而社会资本常常与小到家族家庭、大到民族国家的文化背景或文化传统发生联系，例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代表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1995）中就用“社会资本”一词覆盖了文化因素，认为经济发展只取决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但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宗教、习俗和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这里有必要做出一些辨析：与人力资本不同的是，当代文化资本理论讨论的是那些不容易量化评估、难以直接产生经济利益的因素，表现为人们对某种“文化原理”的掌控，具有较为明显的主体性、创造性，而人力资本主要与专业知识、科学技术相关，特别是一种完成由他人（比如雇主、顾客）已设定好的目标的能力；与同样不容易量化